

木瓜黄 著

UN
DE
IEV

伪装学渣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新锐作家木瓜黄暖心校园力作

爆笑+感动+成长+轻狂 = 我们共同的青春岁月

伪
zhuang
装
xue
学
zha
渣

The title '伪装学渣' is rendered in a large, bold, black font.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vertically: '伪' at the top, '装' in the middle, '学' to the right of '装', and '渣' at the bottom. Pinyin labels 'wei', 'zhuang', 'xue', and 'zha' are placed near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pipette with a cloud-like bubble above it is positioned to the right of the '装' and '学' characters.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grey, brush-stroke-like shape on the right side.

木瓜黄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装学渣 / 木瓜黄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9
ISBN 978-7-5699-3033-7

I. ①伪…II. ①木…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3819号

伪装学渣

Weizhuang Xuezha

作 者 | 木瓜黄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紫 总

责任编辑 | 石乃月 王雨沉 许日春

封面绘制 | 客小北

装帧设计 | 樱 瑄 何嘉莹 周艳芳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 刷 | 固安县京平诚乾印刷有限公司 0316-617016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301千字

版 次 |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9年8月第4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3033-7

定 价 |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十章	047	第十九章	092
第二章	006	第十一章	052	第二十章	097
第三章	011	第十二章	057	第二十一章	102
第四章	016	第十三章	062	第二十二章	107
第五章	021	第十四章	067	第二十三章	112
第六章	027	第十五章	072	第二十四章	117
第七章	032	第十六章	077	第二十五章	131
第八章	037	第十七章	082	第二十六章	136
第九章	042	第十八章	087	第二十七章	141

第二十八章 146

第二十九章 151

第三十章 156

第三十一章 161

第三十二章 168

第三十三章 173

第三十四章 177

第三十五章 182

第三十六章 187

第三十七章 192

第三十八章 198

第三十九章 203

第四十章 208

第四十一章 213

第四十二章 218

第四十三章 223

第四十四章 228

第四十五章 233

第四十六章 238

第四十七章 243

第四十八章 248

第四十九章 254

第五十章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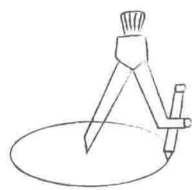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一章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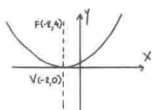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二章 265

第五十三章 269

第五十四章 273

学霸相性三十问 278





第一章

“下一站黑水街，准备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

公交车从B市郊区出发，绕了小半个圈后缓缓拐进商业街，街道四通八达，行人熙攘。

语音播报员将这行字念得字正腔圆，这跟平常念的普通话还不一样，听上去像机器仿声，连尾音上调的幅度都显得刻意。

谢俞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扭头望了眼窗外炽热的阳光。

车内空调温度很低，但他还是觉得热。

公交车本来开得就慢，现在又被人流四面环绕，速度直接降成老爷车，正好碰到一个红灯，长长的车身剧烈晃动一阵，徐徐停下。

谢俞拿着手机，一边看窗外一边等对方接电话。

电话嘟了好几声终于接通，熟悉又嘈杂的声音钻出来，紧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的嗓门更大，直接盖过了那片纷乱，豪迈又有点儿哑，不知道在跟谁吵架。

“谁知道那六车货什么时候能到！就没有个准信儿，那帮孙子成天推三阻四，一会儿说明天一会儿又说后天，时间变个没完，最后直接跟我说他们也不知道……”

谢俞平静地听那女人叫骂。

“催个屁！现在连电话都不敢接了，跟我玩失踪。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整个黑水街谁敢惹我许艳梅。”

眼看这话越说越难听，仿佛能吼个八百字小作文还不带停顿的，谢俞这才出声提醒对方：“梅姨。”

所有脏话瞬间消音。

许艳梅冲其他人摆摆手，闭上嘴，连手指缝里夹着的烟都毫不犹豫地掐灭了，随手往桌角上摞。又指指桌上那通意外接通的电话，示意此次“不按时出货讨伐会”可以散会了。

她掐完烟，将横跨在简陋办公桌上的长腿收回去，语气中散发着其他人从未感受过的温柔，和刚才那个满口脏话的疯婆子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人。

“我们午休时间凑在一起随便聊聊天，没啥事儿，闹着玩儿呢。生活这么平淡，偶尔说说脏话对心情好……”

谢俞也不拆穿，只问：“抽烟呢？抽烟也对身体好？”

许艳梅浑身都是尼古丁的味儿，睁眼说瞎话，心想反正这臭小子也不能从电话里钻出来：“我没抽，你不让我抽烟之后我就戒了，哎，别跟我提这茬，提了我怕我烟瘾又犯，不能刺激我。”

装得倒是挺像，谁刺激谁。

谢俞听着她这副日益严重的老烟嗓——也就只有骂人的时候才能陡然间明朗起来，用脚指头想都能知道这话到底是真是假。

“放假了吧？前阵子听你妈说你二十号考完最后一门，给你发的信息你怎么都不回？”

许艳梅继续转移话题道：“考得怎么样？我可是在网上找了好半天才找来的句子，那些句子都文绉绉的，找的时候快给我酸吐了。”

“面对考卷不彷徨，尽力就是好成绩，让梦想在考场上扬帆起航，让人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小兔崽子，考试加油！”

谢俞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毫无新意，一看就是批发来的语录，并且完全不符合现代青少年审美的短信，他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公交车正好驶进隧道，遮住了外头烈到灼人的光，周遭事物暗了下去。

谢俞本来就穿着一身黑，此时更是整个人隐在黑暗里。他将身子往后靠，伸了伸因为空间不足而勉强缩在一起的两条长腿，漫不经心地露出一抹笑：“那你还找？我什么成绩你又不是不知道，让我回你什么？难道是谢谢鼓励，争取不做倒数第一？”

才歇息不到两分钟，黑水街一姐许艳梅同志这边又有人嚷嚷起来：“你们这里是黑店吧？还批发市场，价格那么高，摆明了坑人！”

“你说什么？”被人搅和，许艳梅没听清谢俞的回答，“这儿太吵了，还来了群傻子想砸店，改明儿我去买个喇叭，我还不信镇不住这帮孙子。”

谢俞扣着电话的手指略微收紧，话在嘴边打了两个转，最后还是没说出口：“没什么。短信我看见了，忙着复习，忘了回。”

“好好好，虽然咱成绩是差了那么一点，但是别气馁，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认输，谁怕

谁啊，是不是？”

许艳梅说着说着嗓门又大起来，捂住听筒，冲那几个不依不饶说坑人的顾客吼道：“干什么？干什么？坑的就是你这种王八犊子，爱买不买，不买别在这样着！”

车从隧道口钻出去，大片大片阳光重新洒进来，一直顺着车头洒到车尾巴上。

谢俞微微眯起眼，看到窗外熟悉的景物，知道就快到站了。

今天周一，是工作日，也是暑假开始的第三天，车上人并不多。

几个学生坐在前排，女孩子们扎着马尾辫，出去玩还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衣裳白净。

黑水街这一片虽然说是商业街，物价着实不高，跟繁华两字也搭不上边，街道建设在郊区里头都算差的，楼房破旧。但是这种廉价的生活文化，吸引了不少没有高消费能力的人群，尤其是初高中生。

谢俞盯着女孩儿发圈上那个透明里还透着点儿粉的玻璃坠饰看，那坠饰透透光，闪闪发亮。

“到了到了，准备下车了。”那女孩马尾辫一甩，扶着杆子起身，“我上次吃炒年糕就是在这儿，我带你们去。”

与此同时——

“黑水街南站到了，准备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谢谢配合。”

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的瞬间，一股热浪夹着燥热的风从门口扑进来。

许艳梅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兔崽子，在哪儿呢？我怎么听到报站报黑水街。”

谢俞起身下车：“许艳梅同志，我还有十分钟就能到广贸门口，你好好想想怎么收拾身上这股烟味，想想怎么跟我交代，也顺便想想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提着头来见我吧。”

许艳梅回头瞅了眼办公桌烟灰缸里的一缸烟头……

“梅姐，咋的了？怎么满面愁容？”

许艳梅推开门走出去，撩起袖子进仓库帮店主们一块儿干活：“别提了，愁死我了。”

许艳梅在黑水街上经营服装批发生意，十几年前就开始干了。刚开始是和几个小姐妹在街口摆摊，后来有模有样地盘了家店，最后盘下黑水街中心广贸大厦里两层楼——这两层楼里会聚着上百家小店，形成了这样一个“批发市场”。

作为批发市场老板娘，梅姐在黑水街这一块儿，名气那是响当当的。为人也是响当

当的仗义，女中豪杰。

“愁？我怎么觉得你嘴角这笑都快挂不住了。”其中一名店主说。

许艳梅道：“瞎说什么啊？对了，你有没有什么香水啥玩意的，给我喷喷，小俞儿马上就到了，我这浑身都是烟味，被他逮着肯定一通数落。”

店主支起身子，拍拍裤腿上的灰：“原来是你那位宝贝儿子，你看看你都怕成什么样了？香水我有，我去给你找找。”

“能不怕吗？我们家小俞儿是好孩子。”许艳梅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她手上发力，用小刀猛地划开一袋捆绳，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能带坏了他。”

“又不是亲生的，不就是认的干儿子嘛。”

“什么好孩子？我儿子跟谢俞一个班，那可是个刺头啊，成绩差不说，班里都没人敢跟他做同桌，好像还是什么学校老大，浑着呢。也就梅姐当他宝贝似的捧着，平时连脏话都不怎么在他面前说。”

“听说他考高中还是作弊的，不然就他那个成绩，撞了鬼了能考得上。虽然说二中不是什么好学校，但垫底的普高也是个普高。”

“算了算了，别说了，都散了吧，做事去。”

等许艳梅拆完捆绳出来，那群嚼舌根的店员已经散开，各自站在不过三四尺宽的摊位前面卖力吆喝：“两件九十九，两件九十九！错过今天等明年！羽绒服全部反季亏本清仓了！”“走一走，看一看，两件九十九！”

许艳梅带着浓郁的香水味儿走过去：“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再有那种不识相的傻帽儿，不用跟他们讲道理知不知道，骂就对了，讲个屁的道理。道理是说给人听的，不是说给傻帽儿的。”

谢俞绕了点路，跑了三家杂货店终于找到一个带扩音器的喇叭。

这个红白色的喇叭是从一堆杂货下面好不容易翻出来的。店家为了展示它虽然积了一层灰但功能依旧强悍，立马接上电，当场放了一首《该死的温柔》。

功能确实强大，震耳欲聋。

谢俞被它震得耳朵疼，边掏钱边说：“行了，多少钱？”

店家离这个喇叭的距离更近，压根没听见谢俞说的这五个字。他用袖子擦擦上面的灰，声嘶力竭地扯着嗓子推销，老大爷一把年纪了，难为他还能嘶吼出这种高音：“耐用！不好用包退！包退！”

“多少钱？”

“品质有保证！有问题你尽管找我！小店坐不改名行不改姓——”

一只手横着伸到老大爷面前，细长，骨节分明，指甲盖修得干干净净。

谢俞面无表情地摁下开关按钮，耳边终于清静：“多少钱？”

老大爷比画了个二，又比画个五，然后说：“要吗？要了我就帮你包起来。”

谢俞还没来得及点头，老大爷已经拿起塑料袋把喇叭往里头装，并且眼疾手快地从桌上厚厚一沓纸里抽出来几张来历不明的宣传单一并往塑料袋里塞。

开杂货店还不够，身兼着发传单的重任，谢俞对黑水街人民的行动力和业务水准有了新的认识。

老大爷没塞够，又扔进去几张，从大体颜色上来看，那些传单都不带重复的：“副业，副业。积极奔赴小康，为了发财而奋斗……找您的钱，拿好了，欢迎下次光临。”

梅以前给他买的。她经常给他寄衣服，只要看到合适的就会买下来，最后积累起来，寄过去足足有半人高的大纸箱。

他双手插在衣兜里，衣服袖子往上折了几折，露出一截清瘦的手腕。头发中长，明明看起来挺软，甚至由于过于细软而自然弯曲，却平添几分凌厉。

他问：“今天要卸几车货？”

许艳梅今年已经四十多岁，平时忙着进货出货，整天盯这盯那，杂七杂八的事都归她管，就是没什么时间管管自己。头发还是去年过年时到理发店烫的，疏于打理，现在像杂乱的泡面，干枯发黄。

从五官上不难看出她年轻时的貌美，只是岁月不饶人。

现在就算被扔进人群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年妇女，甚至让人怀疑从她眉眼间窥探到的那份旧时的美丽，是不是错觉。

“十八车。别看现在还是夏天，但是秋装也得盯着，不然到时候供应商那边工期可能来不及。”说到工作，许艳梅下意识就想摸兜，最好是摸出一根烟来解解馋，然而只摸到打火机，没有烟。

谢俞又问：“雇的人手够吗？”

“够够够，用不着你，”许艳梅说，“上回你不声不响过来帮忙这账我还没跟你算。”

偶然得知她卸货的时候闪了腰，谢俞翘了一天课，许艳梅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混在工人队伍里跟着卸了四五车货。男孩子脱了校服，浑身是汗。

批发市场的生意，也是这半年才慢慢好起来，当时生意不好做，请卸货工人能少请几个就少请几个，盘下广贸两层楼已经够吃力，自然在如何节省开销上动心思。

两人站在电梯里，逼仄的空间将那股神似空气清新剂的香水味发酵得更加浓郁，这工作电梯大概还运过生鲜，除了熏人的香味之外，还若有若无地夹杂着一股发臭的鱼腥味。

许艳梅问：“又长高了是不是？”

谢俞道：“快一米八了。”

许艳梅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又想笑又想皱眉：“瘦了。”

电梯门开了，谢俞走出去，许艳梅还在那揪着那个瘦字不放：“三餐要按时吃，现在那些小年轻总喜欢动不动就搞什么减肥，你可别想不开……哎，怎么停这不走了？”

谢俞挡在她面前，将她的视野遮得密不透风。

“怎么了？什么事？”

谢俞没给她机会看清楚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直接把许艳梅重新推回电梯里，干脆利落地摁下电梯开关。

他反应太快，快得甚至让里头那帮凶神恶煞的人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等他们回过神，电梯门已经缓缓合上。

为首的男人满脸横肉，脖子上围了条金链子，他把咬在嘴里的烟头拔出来，随手往脚边一扔，骂骂咧咧地往前走：“许艳梅，你给老子站住！”

就他一人反应快，其他弟兄还不知道他们要找的女人差点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金链男大手一挥，怒不可遏：“还愣着干什么？上啊！一个个杵在这儿看戏呢。你！赶紧从那边楼梯下去逮人！”

电梯已经合上一半，谢俞压低声音快速地说：“先下去，找人过来。”

许艳梅从电梯缝里瞧见了那男人的脸，想说的话太多，可是时间紧迫，她急忙喊：“谢俞！”

谢俞看着她：“梅姨，听话。”

只得来得及看上一眼，那道缝已经关得严严实实，电梯带着她往下降。

电梯边上立着个拖把，大概是清洁工收拾完卫生忘记带走的。谢俞顺手抄起，抬脚踩在拖把头上，手上发力，直接将木棍整根抽了出来。

谢俞手里掂着木棍，这才抬眼看他们：“想干什么？”

他知道这帮人。

黑水街到处都是混子，打着收保护费的名号横行霸道，面前这个人名叫虎哥，据说几个月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声称自己差点捅死了人才被关进去的，横到不行。随他怎么吹，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人想去理会。

虎哥本来靠收保护费混混日子，享受着被小弟们尊为大哥的滋味，直到他遇到许艳梅——所有事情的开端就源于一件事情，他看上她了。

许艳梅有几分姿色，性子泼辣，带劲。

就是有一点不好，给脸不要脸。三番五次拒绝他，简直不识好歹。

想到这，虎哥眼神沉下去：“小屁孩，别多管闲事。”

谢俞依旧没什么反应，而缩在里面不敢吱声的店员们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他们还是一头一回遇到这种事。这群人大摇大摆地进来，乱砸东西，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也不知道该不该报警，黑水街不成文的规矩大家都知道，江湖事江湖了。

然后他们就看见梅姐嘴里的“好孩子”站在电梯口，一个对五个，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只手从裤兜里伸出来，冲那群人轻轻勾了勾，不知道是挑衅还是真的满不在乎：“找死找到爸爸家门口来了，没空跟你们废话，一起上吧。”

虎哥不想承认他刚才有一瞬间被这个看起来还在念书的男孩子唬住了。

这孩子眼神阴沉沉的，冷得瘆人，看着他们感觉跟看一坨屎没什么分别——总之绝对不是是一朵温室小花该有的眼神。

虎哥正在气头上，主动扯开衣领：“年纪轻轻口气倒是不小，知道我是谁吗？出去打听打听，有谁见了虎哥不得敬让三分……瞧见没有，老子脖子上这道疤，那可是当年和狱警打架打出来的。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你跟那个死女人什么关系？这是干什么，啊，打我？还想学人家打架？就用这根小木棒，你还想——”

谢俞二话不说伸手揪住虎哥的衣领，猛地朝他逼近，膝盖狠狠地顶在对方小腹上，紧接着他又用手禁锢住虎哥手肘，丝毫不给人缓冲的时间，最后将对方拉向自己。

那是一个相当漂亮的过肩摔，干脆利落。如果不是气氛那么紧张，后面那群店主简直想鼓掌喝彩。

虎哥被摔得眼前发黑，连话都说不出来。

然而谢俞并没有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他又把人从地上扯起来，往电梯钢板门上按，“砰”的一声，手指骤然收紧，直接扼住了虎哥的脖子！

“很嚣张，把蹲过监狱当成男人的勋章是吧？”

虎哥反应过来，抬脚想踹，又被谢俞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棍子，他的小腿肚不断抽搐。谢俞松开手，他便重重地摔在地上，一手撑着地面，一手捂着肚子忍不住干呕。

“刚才骂谁？”

虎哥眼睁睁地看着谢俞那张堪称漂亮的脸缓缓逼近，只是少年眉眼间的戾气满得都快要溢出来，比起这出类拔萃的样貌，他更惊异于面前这人浑身的冷漠和阴郁。

谢俞重复问了一遍，憋着火，声音暗哑：“你刚才骂谁呢？”

虎哥不说话了。

“没人教你怎么做，我教教你。”说着，谢俞用脚尖踢了踢虎哥这坨废物。

虎哥身后的几个兄弟对视几个回合，都从彼此眼里瞧见了犹豫，然后他们达成共识，拔腿就跑。

“这下完了，怎么办？”

个子高的那个边跑边问：“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

“报个屁的警！”另一个说，“这样以后我们还怎么在道上混？”

顾雪岚接到警局电话的时候正在喝下午茶。

女人脱下丝绸披肩，里面穿一条高定蕾丝长裙，衬得腰身凹凸有致，说不出的优雅。裙摆处低调地绣着两朵暗花，脚腕白嫩细腻，像块光洁的玉。

精心打理的长卷发披在脸侧，她正笑吟吟地听着对面的贵妇们聊最近看上的冬季新款，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陈太太既然这么喜欢，不如改天直接飞过去买……”

“夫人，您的电话。”

顾雪岚侧过脸，手指搭在陶瓷茶杯上，随口问：“谁打来的？”

那人举着电话也不知该不该说，犹豫几秒，弯下腰附在顾雪岚耳边，用只有他俩才能听见的声音说：“警……警局。说是二少跟人打起来了，打得还挺严重，对方叫嚣着要赔医药费。您看，这事情怎么着？派人过去瞧瞧？”

顾雪岚脸色“唰”地变了。



B市黑水镇公安分局。

“谢俞的监护人？”

“我是他妈妈。”顾雪岚站在警局里显然有些局促，“他没事吧？受伤了吗？要多少医药费？多少都行，只要能立马放他出来。”

女警连头都没抬，动作娴熟地从右边文件夹里抽出来一张纸拍在桌上：“这些另说，先填单子。”

隔了一会儿，那位女警把手头上的事情忙完了，才盖上笔盖，抬起头道：“你儿子挺厉害啊，一个人对五个，给人打的，全是暗伤，不去医院都看不出来。”

顾雪岚浑身僵硬，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

女警上下打量她一眼，随口问：“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顾雪岚道：“我们……是A市人。”

谢俞这次打架情节并不算严重，虽然那几个报警的小兄弟口口声声说自家大哥是如何被欺凌、被摁在地上暴揍的，但是负责做笔录的几位警察心里都在质疑。

他们接到过无数个报警电话，头一次遇到这种“受害人”：五颜六色的鸡窝头，耳钉鼻环，浑身一股烟味，还有胳膊上霸道的左青龙、右白虎文身。尤其是通过他们的身份证号码，一查都是有好几个案底在身的不良青年。

“你们所说的情况属实？”

“属实属实，绝对属实，我们大哥现在还站不起来呢。”

他们把目光移向休息室沙发上那个面目可憎、脖子上还拴着根黄金“狗链”的男人身上，那男人捂着肚子，嘴里不停哀号：“疼死我了，哎哟喂……欺负老实人了啊，现在的孩子怎么这样……疼疼疼，说话都疼。”

顾雪岚填了表，在右下角签上自己的名字。

女警道：“行了，你在这等着吧，你儿子还没审完。”

顾雪岚握紧了手包，她不太想在这里多待：“还没审完？”接到电话之后，她立马从A市赶过来，足足两个小时的车程。

女警看她一眼：“双方口供不一致。”

候审室里。

谢俞第三次重复道：“我没打他。”

虎哥在这不长不短的两个小时里，体验到了人生如此变幻莫测，也感受到了被冤枉究竟是什么滋味。面前这位才上高中的小屁孩给他上了一课——什么叫不要脸。

他坐在谢俞对面，长桌挺宽，他一掌拍在桌子上，扯着嗓子怒吼，仿佛要掀了房顶：“警察！他撒谎！他在撒谎！”

那警察也不是好惹的，在黑水街这一片管辖区工作，再温和的性子也被磨出了棱角：“嚷嚷什么？给我坐好了，你这像什么样子？不行就给我出去，让你说话了吗？”

虎哥不情不愿地坐了回去。

警察扭头看看虎哥对面的“柔弱少年”，声音都放低了几分：“谢俞是吧？你别怕，有我们在，他不敢对你做什么。”

谢俞安静怯弱又十分懂礼貌地说：“谢谢警察叔叔。”

虎哥气得恨不得越过桌子扑到他面前，撕开这人虚伪的面具：“你别演戏了，被打的人是我，我才是受害者！”

警察用文件夹拍拍桌子：“你再吵就出去！你看你把人孩子吓成什么样了！”

谢俞相当配合地哆嗦两下，装作被黑社会吓到的样子，虽然演技十分不走心，但效果显著。

假的，都是假的！你瞎！

虎哥在心里咆哮。

这人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啊！小小年纪已经这么会披羊皮了吗？

这明明就是一匹狼啊！

谢俞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没负一点责任，赖得完美。

在批发市场大妈们的齐心协力下，虎哥坐实了罪名，身上被打出来的伤也被认定为“鬼知道在哪里被谁给打的”，不得不反掏了五百块钱，还写了保证书，深刻检讨发誓再也不找黑水街人民群众的麻烦，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虎哥撅着屁股，趴在桌上，手边放着一本新华字典，不会写的字就翻字典，他们还